

余秀华  
——  
著

# 且在人 间



# 且在人间

余秀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且在人间 / 余秀华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404-8894-9

I . ①且… II . ①余… III .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1034 号

## QIE ZAI RENJIAN 且在人间

- 作 者 余秀华  
出 版 人 曾赛丰  
策划出版 陈新文 唐 明  
责任编辑 冯 博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插图绘画 熊 倩  
版式设计 刘云霞 袁建湘 鲍成杰 王 晓 吴 清  
排版制作 百愚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http://www.hnwy.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1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04-8894-9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侵权必究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0731-85983028

人间是好的。我却把它用坏

最好的，是我在爱你。最坏的是我已经把你  
爱得不像样子

——余秀华

# 目 录

CONTENTS

且在人间

001

刀挑玫瑰

127

附 生命存在的痛楚与究诘

王春林

216

—  
—  
—

# 且在人间

—  
—  
—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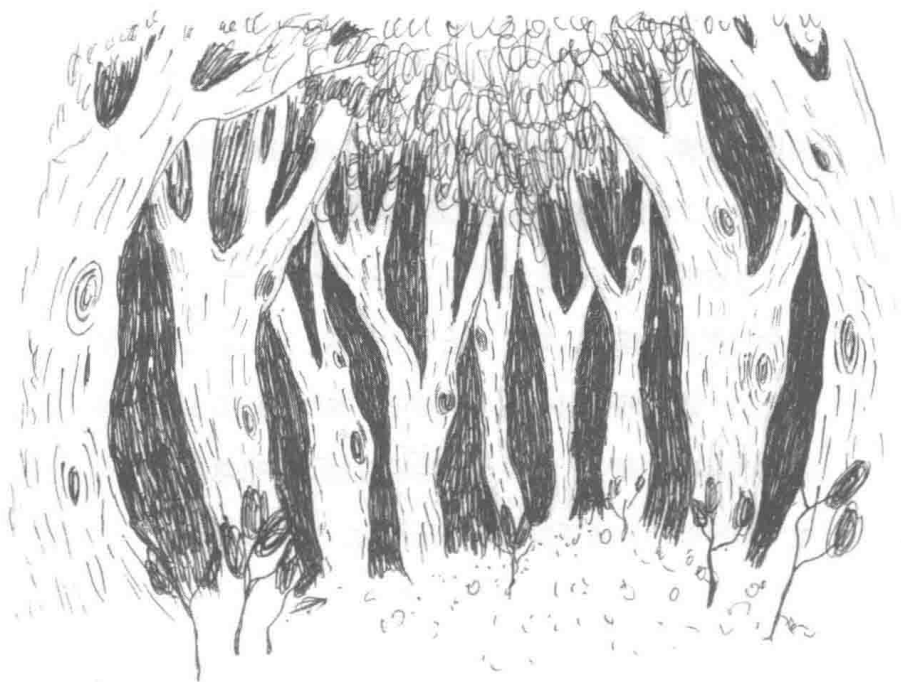
风刮在脸上，如纤细的鞭子，弄得她面部神经愈加紧张。她伸手去，想捉住这些鞭子，显然，不可能。北面的天阴沉沉，很重，一场雪正在往这里汇聚。为了避一避风，她偶尔背过来，倒退着走。但是这样几乎无法迈动步子，她的身体摇晃得厉害，随时要摔倒的样子，当然她是看不到自己的样子的，如果别人看，就感觉她要摔倒呢。

不过现在这条路上没有别人，就只她和他。他在她的前面一百米的样子，如果不是为了等她，他早就走得不见影儿了。即使他很耐心地走走停停，她还是跟不上他，他就在前面喊：周玉，你快点！她应着他的呼唤急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了。风割得她睁不开眼睛，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而晃动在外面的手被风割到骨头里了。



这是一条两米宽的泥土路，路两边是常见的树木：白杨啊，构树啊，柳树，木子树，还有一截地方有竹子，没有经过修剪的枝条伸到路中间来。现在它们已经落完了叶子，枝条也冷飕飕的，一副爱折断不折断的模样。只有一辆乡村巴士从南边的一个村子里开上来，沿路带上去城里办事买东西的人。

但是他们现在不在巴士经过的时间点上，所以就要走过这条路去上面的一个路口等从石牌来的车把他们带到荆



门。荆门是湖北中部正在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许多外地的打工者也涌了进来，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催了几次，周玉就不乐意了，连开始往前赶两步的样子都没有了，索性慢吞吞地往前挪，其实她就算心里积极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她实在走不动了，她很想喊一句：你就不能来搀我一把啊？她努力动了动嘴，但是她实在喊不出来。

他也实在不耐烦了，快步走了起来，一会儿就走到了上面的路口，在小卖部里面躲风，等她走到了一起上车。反正车还要等很久，他就不着急了，他就等她慢慢走上来。

周玉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到，车也刚刚来，他的脸色突然好了，督促她：“快，上去！”

她在前面找了一个位置，他到后面去了。天冷，赶集的人不多，没有空调的客车里也是冷飕飕的，但是比外面好多了。

## 2

腊月二十三，吴东兴从荆门回来了，拎着一个蛇皮袋子一拱一拱地走进了家门。他进门的时候，周玉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是吴东兴，心里一咯噔，仿佛后门的阳光刹那矮下去了一截。她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人了，但是儿子欢欢喜喜地叫着：“爸爸。”吴东兴也欢欢喜喜地答应了一声，他们就没有话了，好像完成了一个仪式。

刚刚波动了一下的空气即刻就沉寂了下来，如同一个鱼缸里突然多了一条鱼。小鱼没有地盘之争，固然就没有什么恶意。周玉的父母忙碌着过年的事情，她想帮忙，却插不上手，而许多事情她又做不了，她就愧疚地清闲着。她的房门朝南，中午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到了她的房间里，她就坐在这样的阳光里看书。她看书比吃饭仔细，吃饭她

是狼吞虎咽的，而看书她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的。

但是吴东兴回家，让她一下子烦躁了起来，仿佛自己的领域被一个人入侵了。结婚十年了，她怎么努力也没有排除这样的感觉。后来她觉得自己是做不到了，索性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她用了十年时间终于弄清楚和她结婚的这个人将是她永远的陌生人。这个发现让她感到凄凉，但是更多的是放松，当然她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放松。

他们没有说话，吴东兴也没有看她一眼。她爸爸高兴地说：“你回来了就好，我们到前面堰塘里挖几节藕起来。”两个男人一起出了门。她妈妈问她：“吴东兴打工回来，没有给钱你？”周玉说：“你看他什么时候给过我钱呢？”她妈妈说：“这倒是！你找他要啊。”

周玉就不说话了，她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的時候。她觉得她应该找他要钱，最起码给孩子的学费。但是她实在无法开口，她不知道怎么找一个陌生人要钱。

她的心一下子就烦乱了，书上的字也扭曲了起来。

吃过晚饭，周玉从柜子里抱了一床被子扔到床上：那是吴东兴的。结婚的第二天他们就分被窝了，她实在是别

扭啊：和一个陌生人睡在一个被窝里，他的气息侵犯着她。而他，也嫌弃她的颤抖，她的辗转反侧。后来，她知道自己是因为紧张，她不知道为什么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她就会紧张。而吴东兴从来不知道她是紧张产生的颤抖。

吴东兴喝了酒。她嘀咕了一句：“少喝一点。”吴东兴白了她一眼。她妈妈在一边说：“东兴也是辛苦了，他喝就让他喝吧！”吴东兴把白眼收了回去，又倒满了一杯。周玉快速地扒完了碗里的饭，逃到了房间里。她越来越紧张，几乎要跳起来。一想到晚上和这个男人睡在一起，她感到头发正一根根竖了起来。

果然，吴东兴正在高声说话，说他一个月工资多少，他怎么怎么辛苦。爸爸忍不住问了一句：“你的钱呢？”吴东兴说：“老板没有结账吵。”每年他都会这样说，每年的老板都不会结账。周玉想他怎么不换一个理由呢。而她的父母似乎很满意他这个理由：没结账啊，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周玉不相信这个理由。

周玉把儿子安顿好了，儿子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安安静静没有多一点的话。周玉觉得一桩婚姻，像她这样

的，基本就是为了孩子维持着。婚姻造就了三个不幸的人，周玉这样想着。她对儿子说：“如果我和你爸爸吵架也没关系啊，和你没关系，你还是开开心心玩你的。”儿子点点头：“我知道！”周玉还胳肢了一下儿子：“真知道吗？”儿子就皱起了眉头说：“妈妈你好烦。”周玉就喜欢看她儿子皱眉的样子，还想逗他一下，但是儿子拉了被窝蒙住了自己的脸，周玉感觉儿子是开心的，就放心地拉上了他的房门。

## 3

周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吴东兴的声音一波接一波地扫了过来，她心惊肉跳的：她知道他又喝多了，而几乎他就没有不喝多的时候。记得结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在亲戚家也是这样喝的，那时候周玉还担心他，劝了一句：“走亲戚啊，少喝一点。”

但是吴东兴冷冷地看着她，觉得她多管闲事。那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结了婚，但是轮不到你管我。周玉被他冷冷眼神寒到了，但是这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女人还是补了一句：“喝吐了多不好。”周玉记得她是在卫生间里跟他说这话的，其时他已经喝多了，在卫生间用手指挖了喉咙，把酒吐出来准备回去再喝。

吴东兴没有再说话，从亲戚家夺门而出，跑了。新婚

燕尔，周玉担心吴东兴跑了回家没有办法跟父母交代，就在后面追他。他其实跑得不快，他故意等她追他。周玉心里急，摔倒了两次。下过雨的路面都是泥巴，她的裤子上全是泥巴。吴东兴在前面气哼哼地说：“跑啊，怎么不跑了？”

周玉真的不跑了。她愣愣地站在那里，雨落在她身上。十九岁的女孩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追他。周玉的心是从那一刻开始凉的，但是十九岁的女孩不知道自己的心凉了，也不知道谁错了。她只是感到恐惧，她明白婚姻是多么不牢靠。

现在，十年后的婚姻里，她老是想起这件事，想起一个在风雨里追赶她丈夫的残疾女人。现在她一点没有把他追回来的欣慰，有的只是对自己的嫌弃：她为什么要留住一个这样的人呢？她说不清楚，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自己太年轻，这个理由让她自己都无法信服。现在她后悔把这个人追回来，仿佛是为了造成他们之间更大的裂隙。

周玉坐在椅子上。为了不让身体颤抖得更厉害，她俯下身体，气喘吁吁。她的颤抖让她自己都感到厌烦了，但



是她咬紧牙齿，不让眼泪流下来，她觉得没有比在吴东兴面前流泪更可耻的事情了。

周玉在房间里无所适从，打开了收音机。每天的这个时候，收音机里有一档音乐节目叫《黄昏的歌吟》。她喜欢这个名字，也喜欢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阿卡。阿卡的声音是一种粗糙的磁性，有一种不完美的任性。当然有时候阿卡在节目里啰嗦得让她讨厌，但是他挑选的音乐总是她喜欢的。音乐在房间里轻轻回旋，她的紧张似乎好了一点，胃部的痉挛也一点点松开了。

房门在一段音乐的中间被撞开了，周玉的心突突跳起来，仿佛马上就要上绞刑架了，但是她不动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她这个时候分明是和自己对抗：她不露怯，但是她又对这样的骄傲嗤之以鼻。她知道这样会把一个婚姻往深渊里推，但是她又想把它推进深渊，仿佛推着一具棺材。

吴东兴懵懵懂懂听见了音乐，粗粝的声音叫道：“日子过得很滋润啊！”周玉的心仿佛一根随时断裂的弦，但是她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吴东兴把录音机关上了：“莫